

麻

时间 1993年至今

场景 书店老板的15年

关键词 书报亭 新校区 搬迁 坚守 情感寄托 红火 寂寥

喧嚣过后,终归寂寥,那些依托学生而火热的生意,难免受到影响,但是在学生离开之后依然选择坚守这里的,就只是一种情感寄托了。

最早在淮北街和桃源路经营书报的李星对此深有感触。

1993年,淮北街的马路市场突然变得很红火,李星在这一年开始了他的卖报生涯。最初只有一间简陋的小报亭,处在淮北街和桃源路交叉口东南角,窗口正对着郑州大学的南门,从校园里走出的学生离老远就能看到报亭外面挂满旗帜一样的报刊宣传彩页。

来来去去的大学生,喜欢顺手买一份自己喜欢的报纸或杂志,李星的小报亭很快就在校园有了知名度。

到了1995年,郑州市场上报纸的新面孔越来越多时,李星的书报亭也随之红火。各种报纸一天能卖一两千份,“一天收入1000多元,零币数得人手都是酸的”。

1998年,政府开始整治街道环境,推行退路进店,淮北街也被打通,车可以直接开到陇海路上。原来摆在淮北街中央的商贩没有了去处,有了积蓄的开始寻找门面,刚刚建成的郑州大学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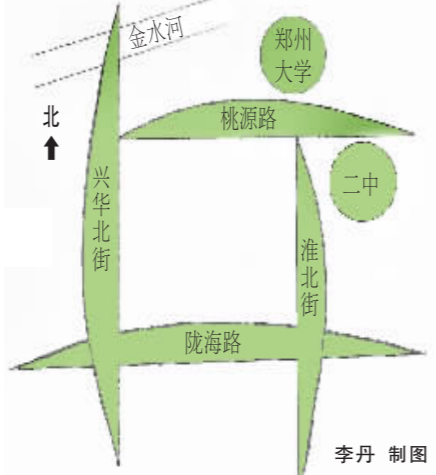
生活区家属楼下的门面纷纷被人租赁,李星把报亭搬到了对面一间超市的橱窗里,租金是每月1500元。没过多久,超市把隔断拆除,空出了一间房子,房租涨了一倍,李星又全部租了下来,增加了新书销售和图书租赁。当四周摆满了书架的时候,李星充满了憧憬。

可是形势却急转而下。2003年学生被限制外出,书报销售大减。不得已,李星退掉店面,把书报搬迁到了三轮车上。晚上拉回家,早上再从齐礼阁的家里拉到这里。没有了固定的场所,书就没办法再卖了,李星就在马路边铺上塑料布,把报纸和期刊放在上面,遇到下雨,上面再盖上一层防水的塑料布。

李星曾期待着生意再度红火起来,可是没等他缓过劲来,学生开始往新校区搬迁,如今老郑州大学校园里,剩余的大都是参加成教的学生,他们平时从北门和

东门出入的多,在阅读习惯上,也跟原来的本科生有差异,现在每天卖的期刊和报纸,只不过是当初的零头。

一个人发呆的时候,李星会长久地看着对面遐想。他原来的书店曾经辉煌过,不过现在那里改成了眼镜店,恍惚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曾经在那里待过?



李丹 制图

□晚报记者 王杰/文 常亮 廖谦/图

对于曾经学习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那些如校园生活一样纯粹奢侈的享受,恐怕也就在这样的時候远去了,要想追寻的话,也只能通过那些驻守在老街之上的商业作为物证。



淮
北
街

的

麻辣时光



辣

时间 1997年至今

场景 四川麻辣串老板的10年

关键词 辣椒 抹场 津津有味 默契 人头攒动 撤离 沉寂

1997年7月,冯国荣从巴中老家到郑州做麻辣串生意时,与桃源路接壤的淮北街还没有跟南边的陇海路贯通。他就在此附近转了一圈,决定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

冯国荣的理由是:“郑州大学、交通学校和二中都在这里,学生太多了,他们逛累了都会回到淮北街,要上一碗凉皮、米皮或者酸辣粉,外加一张大饼就是一顿饭。淮北街南头还有综合集贸市场,卖什么的都有,人气当然不用愁。”

拍板驻扎这条街的第三天,冯国荣租赁下了交通学校临街的一个小窗口,位置就在淮北街和桃源路交叉口靠南的地方,每月租金600元。员工就是他和老婆、儿子三个人。

开业第一天,包括锅、灶、菜在内总共投入85元。其中菜占了35元,当晚收摊时只卖了7元钱。到了第二天晚上,营业额增加到30多元。开了大约半年多,周边卖麻辣串的陆续增加到8家。不过有的只存在半个月,有的不到一个月就关门了。

冯国荣一待就是10年。这期间他卖麻辣串的地方换了三个地方,头两年,从最初的小橱窗搬迁到对面的超市南边,1998年淮北街贯通

之后,他的店又往南迁移了十来米,现在换成了20平方米的店面,租金每月4000元,里面卖小吃,外面用玻璃封起来,依然卖麻辣串。10年前卖3毛钱一串,现在还是保持着原价。

冯国荣说,他是以此来维系一种感情,也秉承他做人的本分。他是从这条街发展起来的,刚开始的一年多,都是他一个人负责,夏天围着火炉,身边是呛人的辣椒,汗几乎擦不及,到了晚上11点多回到家里,皮鞋里面都是油水。不过学生很捧场,最高的一天卖两三千串,1000多元钱。好多学生下了自习还专门跑来要几串吃,调好的麻辣串撒上辣椒,在红色的塑料盆上套上一个塑料袋,来者一手端盆,

一手拿串,吃得津津有味。街道两旁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到处都是。依附在它周边的小吃店也火了起来,有些只卖粥和馄饨。那些来吃麻辣串的,先挑选好自己爱吃的菜,就自顾走到小吃店,等调好了送过来。然后抹嘴走人,小吃店的服务员主动帮着把盆子送回去。做生意的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种默契。

冯国荣在淮北街上买有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平时菜都是在家里洗好,然后拿到店里。洗菜和穿串的活原来都是他的爱人和儿子俩人做,后来儿子也结婚生子,店里又有了七八个帮手,但依然是忙不过来的。边上始终人头攒动。2004年9月,万名郑州大学新生入住新校区,3年前,交通学校也

搬迁了,淮北街和桃源路上的商户觉得学生都走了,生意不好做,于是选择了撤离。但冯国荣留了下来,他觉得,尽管淮北街陷入了沉寂,喧嚣不再,但生意似乎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当学生准备搬迁的时候,很多人特意前来吃一次麻辣串,给自己留下一个鲜辣的记忆。后来学生走了,社会上一些青年男女开始从很远的地方开车赶来,就为吃上这边地道的麻辣串。只是记忆当中,少了以往的热闹,推车的、卖豆浆和粉浆面条的情形仿佛一下子消逝了,偶尔路过,恍惚间会看到当初的情景,还有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着远处汽笛的尖叫声和身边自行车的铃声,从耳边清晰而过。

甜

时间 2005年至今

场景 文化地标的构想

关键词 通宵夜市 莎朗斯通 文化沙龙

郑州大学的本科生搬迁之后,桃源路上只剩下郑州二中,但是没有了大学生冲击的校园,也已经安静了很多。1994年录像厅流行的时候,二中的影视厅是对外开放的,每场两元,通宵夜市大概是5元。每当周末,二中的海报就早早贴到了郑州大学文科区和理科区食堂门前,晚上生意就特别的好,去晚了买不到位子。

记得莎朗斯通的《本能》当时就是在二中影视厅看的,好多男同学去看之前都在悄悄地议论这个影片,脸上挂着暧昧的红晕。但在我1996年离开校园后就没有再去过二中的影视厅,大抵在郑州大学搬迁之前就已经关闭了。

在郑州大学南门学生通常的活动和视野范围内,如今只有桃源路上的一些小书店,依旧经营着教辅材料,只是进出的都成了中学生。原来在桃源路上开的工艺品商店,以及邻近兴华街的地方开的鲜花店,也减少到了两三家,而且很少有学生情侣再光顾。郑州大学南门那个开设了十来年的桃源宾馆,也继续存在着,只是很少再出现那种新生入学时天天客满的情形。不过在它的隔壁,一个新阶层和它所倡导的文化地标开始出现。这是一家叫城市之光的书店,它诞生于2005年年底。

在学生撤离的时候,它接替一家倒闭的火锅店,选择了进驻。这间人文书店采用的是会员制,二楼是书,一楼则设有卡座,也播放电影和碟片,每周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沙龙。

据说来这里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比例一样多。搬迁后的学生也有周末坐车回来的,说是想感受一下这里的味道。不过他们回来也有失落,对于桃源路和淮北街而言,的确少了一些纷纷扰扰的人群,对习惯了喧嚣的人来说,恐怕一时是难以适应的。

今天的郑州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场景了:幽深繁密的法桐匝地,整洁僻静的小道鸟声婉转,临窗而坐的人陶醉在书香里,心在悠闲的意境里自由穿行……

或许在创立者的勾画里,当初就是有这样的意味的。我们不妨这样揣测,开这间书店的人,想以这样一种创新推动文化地标的形成,从而自觉地屏蔽来自世俗的喧嚣,也让更多熟悉桃源路、熟悉淮北街的人明白,在世俗之外,还有这么一个地标。而它,又蕴藏着老街道上那些简单的美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高校旁边的鲜花派对

大学生情侣 单纯的快乐 月光下的球场

关键词

淮北街多年前还是断头路。南边并没有连通陇海路,北边却接壤法桐遍地的桃源路。长期生活在附近的学生和市民都知道,桃源路是一个心情和脚步可以一样悠闲的地段。它基本生栖在几所校园的怀抱里,法桐繁密、幽静安逸。

车水马龙到了前面的大学路和陇海路,就像受阻了一般,喧闹再也倾泻不过来。行人轻车简从,宛如进入一个绿意盎然的清静世界。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随着郑州大学南生活区陆续入住,附近的几条街道一下子都喧嚣起来,小吃店、鲜花店、时尚饰品店、书店等纷纷涌现,并不整洁的行道两旁,翠枝肆意舒展,鲜花兀自绽放,依偎着桃源路存在的三四家花店竟然一直延续到路的西头,然后在跟兴华街接壤的地方分出若干分支。每家花店照例春意盎然,间或飘出风铃的低吟。依附花店的也有小型的礼品屋,经营首饰和皮包。那些神情甜蜜的大学生情侣,牵着手从这间店串到那家店,浑身散发出让人痴迷的味道,看上去那是一种十分单纯的快乐。

上午或下午的上课时间,人群稀少了一些。走过浓荫匝地的法桐树时,偶尔会从叶隙里露出两张藤椅,上面的人微眯着眼,正把收音

音机贴在耳朵上,陶醉在豫剧的抑扬顿挫当中。在并不宽阔的行道背后,流淌着梦境般的不真实。

后来这梦境就被城市的扩张惊扰了。先是退路进店,接着是打通淮北街断头路,陇海路上的噪音一下子挤了进来。几条街道仿佛一下子活络起来。十几家大大小小的餐厅、洗澡堂、KTV开始四处生长。桃源路上最初的静谧终于消失了。

淮北街打通了之后,郑州大学和交通学校的学生,晚饭后续顺着淮北街漫无目的地散步。其中有手拿鲜花的情侣,也有来自一个地方的同学或老乡,他们会边走边留意街道旁边的小吃,兴致来的时候会穿越陇海路,到达淮河路,或者绕到陇海路再向西,顺着兴华街到达绿城广场,待到寝室快要熄灯时才走回来。记得夏天的夜里从郑州大学的南门进入,月光下的球场上通常还会有打篮球的声音,大门右侧400米的跑道上,经常闪现学生

夜练的身影。有的时候,道路旁边核桃树的荫翳里还停放着自行车,上面坐着一两个女生,一边笑着,一边冲着体育场上寂寥的夜色呼喊同伴。

现在这些场景都远去了。郑州大学的本科生和几所学校的学生陆续搬迁之后,缺少浪漫情侣支撑的花店开始逐渐减少,如今只在兴华街上保留着一两家,而郑州大学的老校园也仿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外人进校门的时候,保安甚至懒得问你,让人觉得十分没趣。夜晚10点不到,校园宽阔的行道上几乎很少能见到学生,周遭静悄悄的,那些手拉着手矗立的法桐,伴着昏黄的路灯轻轻地摇曳枝叶,愈发弥漫人走楼空的寂寞。

对于曾经学习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那些如校园生活一样纯粹奢侈的享受,恐怕也就在这样的時候远去了,要想追寻的话,也只能通过那些驻守在老街之上的商业作为物证。

酸

Advertisement for IATA flights, featuring the text '国内机票·国际机票·预订宾馆' and '24小时服务 0371-66666666'. It lists flight routes such as '郑州至兰州', '郑州至桂林', '郑州至西宁', '郑州至大连', '郑州至长沙', '郑州至宁波', '郑州至汕头', '郑州至合肥', and '郑州至呼和浩特'. It also includes a list of flight prices for routes like '北京-东京', '北京-墨尔本', '郑州-北京-首尔', and '郑州-北京-釜山'.